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◎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叁



【黄易精品】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◎著 叁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：23-2009-049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大唐双龙传·叁 / 黄易著. — 昆明：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09

ISBN 978-7-222-06145-3

I. 大... II. 黄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170446号

大唐双龙传 叁

黄易 著

策 划：英特颂

责任组稿：周 琼

责任编辑：吴 虹

熊 凌

特约编辑：张 怡

责任印制：段金华
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经销	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开本	680×980 1/16
印张	248.75（全十册）
字数	5007千（全十册）
版次	201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上海市北印刷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书号	ISBN 978-7-222-06145-3
定价	298.00元（全十册）

序

從《破陣營壘》到《對神記》，二十九年來的苦與樂，真的一言難盡。在《破陣營壘》時期，我從來沒有寫小說的衝動。中學會考前的半年時代，生於十九日調，打破舊例的唯一辦法，就建軌在對中國香武俠。母親認為我成為浪蕩子，無可救藥。只有我自己明白，在那個不學無術的偏僻的村落裡，我得到了從法從現實或課本中得到的啟發，我想把描寫了我的視野和生活。描寫我對社會的觀察與感。這更所有不包括^我因挫折，我取得自隨乎理想的完成願。

於香港^{一九}四九年工作的十年間，我除了說唱入便詞，我陸續描寫的作品。在^{一九}五九年，我寫了《破陣營壘》。我雖不武俠的感，^{一九}五九年，我寫了創作和讀者之分，但明爭的未進行戰鬥的作家。一天，海早紀本經書或是在山上跑，^{一九}五九年，我寫了《破陣營壘》的日記，^{一九}五九年，我寫了《破陣營壘》的日記，^{一九}五九年，我寫了《破陣營壘》的日記，^{一九}五九年，我寫了《破陣營壘》的日記。

也總感到今天國本在二十年海每張作在本陸盤想也取，不在海處從事。今天的海軍，向海上海井時^{一九}五九年，我寫了《破陣營壘》的日記，^{一九}五九年，我寫了《破陣營壘》的日記，^{一九}五九年，我寫了《破陣營壘》的日記。



序

从《破碎虚空》到《封神记》，二十多年来的苦与乐，真的是一言难尽。在《破碎虚空》前，我从来没有写小说的行动。中学会考前的少年时代，生活平凡单调，打破苦闷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待在家中卧看武侠。母亲认为我是沉溺丧志，无可救药。只有我自己明白，在那个不受时空局限的广阔天地里，我得到了没法从现实或课本中得到的启发，无限地扩阔了我的视野和生活。接着是开赴会考的杀戮战场，出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料外，我取得超乎理想的好成绩。

于香港艺术馆工作的十年间，武侠小说陷入低潮，我遂移情科幻作品，直至机缘巧合下我写出了《破碎虚空》，我对武侠的热情又回来了，只是掉转了创作者和读者的身份，但那时仍未想过当全职的作者。一天，清早起来领着狗儿往山上跑，当抵达临海可俯瞰渔港的山头，一艘渡轮正拐弯驶进港口。这一边是远离尘嚣的宁静渔村，另一边是繁喧的城市。如果我不用乘渡轮往那边上班，会是什么样的滋味？就是这样我递了辞职信。

由递信到今天刚好是二十年，适逢敝作在大陆整理出版，不由想起旧事。今次的结集，全赖上海英特颂图书的袁杰伟先生和他的团队筹谋策划，还有是读者们的支持，谢谢！

黄易

2009.2.18



目录

-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乍闻噩耗 | 001 | 第十章 | 局中有局 | 175 |
| 第二章 | 听留之会 | 020 | 第十一章 | 关系破裂 | 195 |
| 第三章 | 净念禅院 | 041 | 第十二章 | 临别依依 | 214 |
| 第四章 | 千古异宝 | 056 | 第十三章 | 董家酒楼 | 235 |
| 第五章 | 浑身解数 | 078 | 第十四章 | 绝世名妓 | 255 |
| 第六章 | 酒铺闲情 | 098 | 第十五章 | 会师中原 | 276 |
| 第七章 | 河畔洛神 | 115 | 第十六章 | 危中见机 | 295 |
| 第八章 | 爱恨情仇 | 135 | 第十七章 | 大破李密 | 317 |
| 第九章 | 送卿万里 | 155 | 第十八章 | 放手大千 | 336 |

第一章 乍闻噩耗

王世充一边朝自己的官署策骑而去，一边皱眉问寇仲道：“若他摆的是空城计，我们这么不战而退，岂非惹天下人耻笑？”

另一边的欧阳希夷，以及尾随在后面的郎奉和宋蒙秋均露出同意的神色。

寇仲微笑道：“若我们真的挥军攻打宫城，只有两个可能性，一是破城而入，一是僵持不下，伤亡惨重。而无论是哪个可能性，都对我们有害无益。因为我们志不在此，只要能击溃李密，哪还怕杨侗和独孤峰不乖乖屈服？独孤峰刚才有恃无恐的姿态，便知他有李密在后面撑腰，根本不怕我们进攻。”

欧阳希夷不解道：“如能控制宫城，尽除独孤一党，于我们又有何坏处？”

寇仲恭敬答道：“前辈问得好，先不论破城的难易，假若洛阳重归稳定，李密岂还肯挥军西来？定会采观望态度，待等得另一有利形势后才来攻。那时胜败难测，哪及得上现时的有利形势？”

四周包括王世充在内的几个人都听得大为服气。要知以往王世充与李密交手，从没有赢过半场胜仗。而王世充之所以仍能立得这么稳，凭的就是洛阳这四面十二门，门门关隘，内则层层设防，外则长堑围护，又有天然屏障的坚城。所以李密一旦晓得洛阳有事，必不肯错失良机，那他们就有乘虚的机会。

王世充仍有疑虑，问道：“独孤峰势力雄厚，他又非善男信女，如此一来，岂非把主动之势拱手让与他吗？”

寇仲胸有成竹道：“当然不可如此，现时只要我们重兵在端门外，独孤峰势将动弹不得，到李密来攻，我们再把宫城所有出入口封闭，却不攻城，只截断内外的粮路，那时便可迫杨侗交人，何须浴血攻城呢？”

欧阳希夷欣然笑道：“难怪小兄弟把南方闹得天翻地覆，果然非是只逞勇力

之徒。不过我们定要小心对方高手的暗袭，若尤婆子亲自出手，恐怕不容易应付。”

王世充冷笑道：“我王世充若是这么容易被杀，早死了十多遍。”

寇仲嘻嘻笑道：“这个当然。嘿，我也去找些人来助阵呢！”

徐子陵来到新中桥，跋锋寒早恭候多时，欣然迎上，笑道：“我刚才在数泊在桥东码头的船有多少艘，刚数到第三百八十三艘你就来了。这里的水道陆路交通繁密，似乎天下的舟车尽到了这里来填塞河道和街道。加上中外客商来推销他们的香料珍玩、锦绢丝绸，又或粮食茶叶等货品，使洛阳成了中外货物的集散中心，非其他城市所能媲美。”

徐子陵环视四周，桥上桥下确是挤得水泄不通，万人云集，旅店、酒食店鳞次栉比，将洛水南北的市集连成一片，热闹非常，微笑道：“我还以为会比锋寒兄早到呢！”

跋锋寒和他随着人潮步下新中桥，过市不入，沿街而行道：“琬晶想见你一面，不知子陵意下如何？”

徐子陵吓了一跳，皱眉道：“她为何要见我？”

跋锋寒微笑道：“她竟通过我来传话，为的当然不会是儿女私情，子陵放心好了。至于是什么事，她倒没说出来。”

徐子陵欲言又止，跋锋寒笑道：“你是否奇怪我和琬晶的关系？要怎么说你才会明白，或者可以这样说，在某一段时间内，我们很有机会可发展为情侣，不过我们任由机会溜掉，我是心有所属……”大力一拍背上的斩玄剑，续道：“她却是身有所属。”

徐子陵洒然笑道：“说不定有一天你们两人回想起来，会深感可惜！”

跋锋寒摇头道：“我是不会为这种事后悔的，你说我无情也好，什么也好。总言之男女间事缺乏一种永恒的价值。对我来说，男女亦是可做知己朋友般相处。”

这时一群体形彪悍的武装大汉迎面而来，狠狠盯着两人，可是给跋锋寒锐目一扫，全都不敌地避开目光。

徐子陵微笑道：“锋寒兄和公主似乎不止知己朋友那么简单吧？”

跋锋寒耸肩道：“有些东溟派不方便做的事，交由我去做，例如收账，又或找人算账，否则我何以为生？陵少满意了吗？”

徐子陵哑然失笑道：“少有见你这么随和风趣的，可见锋寒兄见过佳人后，心情大佳呢！”

跋锋寒讶道：“此事真奇怪，人说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世上像公主那种美女肯定罕有至极，我见了也为之心动。偏是你徐子陵半点不把她放在心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徐子陵随着跋锋寒转入通往东门的大街，那是他们约定寇仲留下标记的地

方。由于两人各具独特形相，这般并肩而行，自是惹得行人注目，女孩子则频抛媚眼。

徐子陵却对别人的注意和美女的青睐视若无睹，淡然自若道：“自古以来，多少男女为了爱情而不顾一切，锋寒兄可否告诉我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怀？”

跋锋寒伸手按着徐子陵的肩头，苦笑道：“恐怕我你及寇仲都是最没有资格谈这个问题的人。或者人生在世，会自然而然去追求某些事物，例如功名富贵、娇妻美妾，只有通过追求的过程，人生方显出意义。”

徐子陵想起寇仲，点头道：“说得好！最有趣的或许只是追求的过程和成功的刹那，接着便要开始另一个追求。”

跋锋寒有感而发地叹道：“所以没有结果的爱情反是最完美的。这说法似乎很悲观灰暗，却是千古不移的真理。唉！任何爱上我们的女子，注定不会有结果的，想想也叫人神伤。”又道：“你尚未答我肯不肯去见碗晶一面呢。”

徐子陵苦笑道：“饶了我好吗？别忘了她曾喂我一剑，当时我已立下决定，以后不再与她有任何瓜葛。”

跋锋寒默然片晌，走了十多步，点头道：“这该是明智之举！以后我不再在你面前提起碗晶的事好了！”瞥他一眼后续道：“你知否我们这样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着，等若向我们所有的敌人宣战和挑衅。”

徐子陵笑道：“我倒没想过这个问题，不过现在洛阳各路人马齐集，互相牵制下，反便宜了我们。我不相信谁敢肆无忌惮地聚众围攻我们。”

跋锋寒嘴角逸出一丝森寒的笑意，若无其事地道：“所以现在正是我们乘机反击的好机会，今晚我们就去收一笔烂账，看看对方肯否欠债还钱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徐子陵立知跋锋寒从单碗晶处得到了情报，微笑道：“这个欠我们债的究竟是何方神圣？”

跋锋寒淡淡道：“此人乃阴癸派内长老级的人物，只要能抓住他，不愁不清楚你瑜姨的情况。”

徐子陵愕然道：“阴癸派的人出名行藏隐秘，但听你的口气却像可轻易找上他的样子！”

跋锋寒解释道：“此人表面上另有身份，谁都不知他实是阴癸派的重要人物，且是阴癸派在北方主理情报消息的最高负责人。你该知是谁告诉我这重要的消息吧！因为我答应了你不再在你面前提起她的名字。”

徐子陵苦笑道：“不要耍我，说便说吧！我也想找个人来问问玉成他们的行踪，只是苦无门路罢了！”

跋锋寒在离东城中门数百步许处停下脚步，指着对街的一间面食馆道：“这是我和寇仲约定留下标记的地方，这食馆最出色是川面，你若像我般无辣不欢，定会大快朵颐。”

徐子陵欣然道：“试试他们的担担面吧！这回由我请客。”

两人正要横过街道，忽然一辆马车在两人前面停下，刚好拦着他们的去

路。他们愕然止步，定神瞧去。车窗布帘低垂，透出一股神秘的味儿。驾车者是个面貌陌生的壮汉，此时咧嘴一笑，露出两排雪白整齐的牙齿，沉声道：“两位爷儿要到哪里去？让小人送两位一程！你们的仇家这么多，随处闲逛怕不太妥当吧！”

他一开口，两人立即认出他是寇仲，笑骂声中，欣然登车，分别挤坐到寇仲两旁去。

寇仲夸张地一声叱喝，操控着拉车的两匹健马往南拐了一个弯，转入另一条与城墙平行的大街去。又一手扯下面具，塞入怀内哈哈笑道：“终于来到洛阳了！我们的敌人有难矣！”

徐子陵和跋锋寒此刻在马车御位处居高临下瞧着宽敞无尽的长街，街上往来频繁的车马；两边道上熙攘的行人，又是另一番感受。寇仲兴致极高，蹄起蹄落间，一口气把先后与王世充和独孤峰“交手”的经过全盘奉上，显然对跋锋寒的信任大大增多。

跋锋寒听罢微笑道：“那我们更要打醒十二分精神，尤婆子或仍不屑出手，但独孤风却肯定不会放过我们。女人干起刺客，会比男人更不择手段的。”

寇仲信心十足道：“我们的山中十日岂是白练的，而且来此途上的一番历练，令我们三人不断做出突破，正不知该到哪处找些真正高手来试刀，他们肯送上门来，最好不过。嘿！我们自现在起最好不要分开。”

两人听他最后一句终露出了尾巴，差点为之绝倒。

寇仲大感尴尬，忙岔话题道：“你们两个家伙又干过什么来呢？”

跋锋寒耸肩道：“我与单婉晶碰过头，收集了一些有关阴癸派的消息，就是这么多了。”

寇仲失声道：“什么？你们两人一起去见过东溟公主？”

徐子陵心中涌起一阵奇异的感觉。未和跋锋寒相处前，总觉得他冷酷无情，但其实他也有感情充沛的一面。

跋锋寒笑道：“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，更何況婉晶名分已定，一起见她有什么问题？不过事实是陵少临阵退缩，自己逛街去了。”

寇仲向徐子陵道：“有到约定处找过玉成他们吗？”

徐子陵摇头表示没有，然后轻描淡写道：“我只见过四个人，依次序是李靖、刘黑闼、李世民和师妃暄。”

两人齐齐失声叫道：“什么？”惹得街上的人纷纷朝他们所乘的马车瞧来。

“天津御柳碧遥遥，轩骑相从半下朝”。寇仲策着马车，转入贯通皇城南端门和定鼎门的天街，槐柳成荫的大街两旁万家楼阁林立，钟楼鼓楼遥遥相望。客店、皮店、竹竿行、羊毛行、杂货铺、纸张铺、棉花肆、鲜果行等竞相设立，盛极一时。街道上自是行人如鲫，车轿川流不息，一派繁华大都会的热

闹情况。徐子陵把今早的事交代出来，两人都同意秦川有很大可能是师妃暄。马车望着天津桥驰去，由于道上人车众多，故行速颇缓。在南北对起四楼的衬托下，天津桥益显其万千气象。桥南就是今早徐、跋两人享茗的董家酒楼。

跋锋寒皱眉道：“有一事非常奇怪，子陵刚才说从这个可能是师妃暄的秦川身上，感应到一种玄之又玄的宁静感觉，故出言问她是否佛道中人，对吗？”

徐子陵点头道：“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”

寇仲双目寒光闪闪，却没有作声。

跋锋寒道：“那种感觉是否很强烈呢？”

徐子陵沉吟片晌，答道：“不能说是强烈，但却非常清楚。”

跋锋寒拍腿叹道：“这就对了。若秦川真是师妃暄，以她的高明，绝不会透露出本身的任何讯息，所以和氏璧定是在她身上，而子陵感应到的只是她身上的和氏璧，而传说中的和氏璧正有镇定心神的妙用。”

两人均觉有理，并对跋锋寒的智慧大为佩服。

寇仲吁出一口长气道：“这么说，秦川定是师妃暄了。”

跋锋寒沉声道：“也有可能是宁道奇本人。”

徐子陵吓了一跳道：“我的娘！”

寇仲策车越过了前面由四名健仆抬着的华丽大轿，苦笑道：“无论秦川是师婆娘，又或宁老头，我誓要把和氏璧明偷暗抢弄到手中，否则若给李小子得了，我就要回乡下耕田哩！”

徐子陵和跋锋寒同时暗抽一口凉气，哑然无语。

由于正值午膳时刻，董家酒楼下层人头涌涌，座无虚席。寇仲自有他的一套，找来伙计亮出郎奉的大号，伙计立时变得毕恭毕敬，把他们领到三楼的厢房雅座。

寇仲靠窗而坐，瞧着下面船去舟来的洛水，叹道：“这就是权势的好处，只沾上点边儿已可以高人一等。”

跋锋寒笑道：“无论你怎么自命清高，但不能否认清高本身也须有权势支持，否则如何清高得起来。”

寇仲见徐子陵不悦地瞪着他，忙投降道：“我只是利用权势来得点方便，绝不会以之欺压别人，还会设法拿它来主持公道，哈！”

跋锋寒笑道：“比起来我和仲少是现实庸俗一些，不似子陵般超然于物外。”

徐子陵苦笑无语。

寇仲精神一振道：“现在王世充和杨侗的斗争正处于拉锯的状态，暂时可以放到一旁不理。嘿！至于和氏璧，哈！子陵你一定要助我。”

跋锋寒奇道：“你为何只问子陵而不问我？”

寇仲正视着他道：“老跋你与此事毫无关系，为何却要为我拿性命来拼搏？”

我正因为当你是兄弟，故不想你牵连进去，你的烦恼还不嫌多吗？”

徐子陵亦不解地瞧着跋锋寒。无论宁道奇或师妃暄，都是无人敢惹的劲敌，寇仲若非在这种成败关键的形势下，亦绝不会去触犯他们。现在却是别无选择。

跋锋寒默然半晌，又扫了两人一眼，锐目射出充满某一种情怀的异芒，徐徐道：“我之所以爱和你们两个小子厮混，而且愈混愈觉精彩刺激，过瘾有趣，皆因我们各有一个悲苦的出身和童年岁月，我最看不顺眼的正是那些高门大阀的人，更不屑自以为至高无上的江湖门派。所以那天助你们对付长叔谋，皆因不服他们那种自以为是的权霸姿态。”顿了一顿续道：“我最佩服是从一无所有创造出不世功业的真豪杰，假设让李世民设身处地与你们换了位置，他能有你们的成就吗？这类事我最看不过眼。哈！挑战宁道奇又或师妃暄，正好亦是我想做的事，我跋锋寒焉能错过此等良机。”

寇仲大喜道：“有跋兄相助，我两兄弟会是如虎添翼！”

徐子陵苦笑道：“我总觉得有点不妥当，说到底师妃暄只是为造福天下而努力……”

跋锋寒冷然道：“子陵太固执了。只问那么几句话，怎能决定某人是否能做个好皇帝？而我认为只有贫苦出身的人，才有资格当好皇帝，盖因深明民间疾苦，也热心解除民间疾苦。”

寇仲拍案叫绝道：“寒少说得好，秦皇汉高便是个好例子，前者出身王侯，后者出身布衣，谁是好皇帝，乃不争之史实。哈！”

徐子陵没好气地瞅着他道：“那你定是好皇帝吧？”

寇仲反问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徐子陵为之哑口无言。

寇仲双目闪闪生辉道：“整件事已到了明知是送死也不能回头的阶段，要争天下，就要无所不用其极。正如寒少说的纵使天皇老子、太上老君、如来佛祖挡在路前，也要一脚把他们踢走。和氏璧我们是志在必得，否则若落到李小子手上，等于逼他造他老爹和老哥的反。”

跋锋寒道：“最好师妃暄已把和氏璧给了李世民，抢起来会容易一些。”

寇仲盯着徐子陵道：“你究竟肯否全力助我？别忘了，嘻，一世人两兄弟嘛！”

徐子陵除了苦笑外，还能说什么。

跋锋寒道：“现在我们首先须查清楚和氏璧是否到了李世民手上，才能行动。”

寇仲道：“这个简单至极，若李世民取得和氏璧，必立即秘密离开洛阳，所以我们只要旁观他的动静，可得端倪。”

跋锋寒双目寒芒闪烁道：“听说李世民得李渊真传，颇有两下子，且手下能人众多，若我们拦途截劫，绝占不到便宜。所以应以偷为上策，抢则显然不抵

事。”

徐子陵松了一口气续道：“若不用从师妃暄处抢玉璧，我们尚有成功的希望。”

寇仲挨过来搂着他的肩头大乐道：“陵少这句话令我幼怀大慰，照我看十有九成师妃暄会看中李世民，这小子只是卖相已可赛赢发长似鬼的李密，又或老奸巨猾如王世充，只可惜我尚未冒出头来，令李小子在全无威胁下独占魁首。”

跋锋寒哑然失笑道：“若论自吹自擂，天下确无人可出你之右。好了！闲话休提，监视李世民之责包在我身上，他和东溟派必有联系，今晚酉戌之交我们再聚首，然后决定如何行动。”

此时伙计端上酒菜来，跋锋寒取了一个馒头，径自去了。

寇仲一边大吃大喝，一边笑道：“想不到跋小子这么够朋友，叫人意想不到。”

徐子陵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尚未找到玉成他们，你难道不担心吗？”

寇仲放下--粒饭都没剩下的空碗，苦笑道：“这种事担心有屁用，幸好他们四人全得我们真传，定会吉人天相。说不定待会儿下楼时就见到他们在吃饭。一会儿我们到约定的地方看看，他们是否在那里立有分晓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还记得那叫虚行之的人吗？你不是约了他在洛阳见面吗？”

寇仲点头道：“当然记得。这人是天生的军师人才。我已在约定地点留下标记，他明早看到后，会在指定处等我。我仲少办事，陵少放心好了。”又道：“我对李小子没有什么感情，翻脸动手亦不会怎样。可是和李靖终究曾做过兄弟，这就叫人头痛。”

徐子陵默然半晌，暗忖无论如何不满李靖，终难对他狠下心肠，颓然道：“只要你肯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会全力助你得到和氏璧。”

寇仲戒备地道：“只要合情合理，我怎会不答应？此事你怎么也要帮我，若李小子连和氏璧也保不住，必可令师妃暄和宁道奇对他印象大改。”

徐子陵不悦道：“你千万不要轻敌，李小子文武全才，无论任何一方面比我们只高不低，就只不及你狡猾。一个不小心我们便要阴沟里翻船。”

寇仲微笑道：“他和我一样那么狡猾，但可能及不上我们的灵活变通。我们以有心暗算他的无备，尤其这是王世充的地头，王世充目前更与我像蜜蜂和蜜糖的关系，只要我动个指头，李小子休想有命离开洛阳。”接着双目闪过森寒的杀机，沉声道：“没有李世民的李阀，就像没有锐爪利牙的老虎，怎都凶不起来，你明白吗？”

徐子陵苦笑道：“这正是我的条件，李小子是因我而暴露行踪，所以你绝不能利用这次机会杀他，要杀他就待下回好了。”

寇仲愕然片晌，叹道：“大家兄弟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好吧！我将来和他在沙场上见个真章，谁输了再没得怨人。”接着从怀内掏出一卷帛图，挪开桌上碗筷等物，摊开来道：“给你看这宝贝，若占道和奉义他们到了关中后能给我

依样画葫芦地再绘一张，便最好不过。”

高占道、牛奉义、查杰三人是他们所创双龙帮的内三堂堂主，依照计划早一步潜往长安，为发掘杨公宝藏作准备。

徐子陵定神细看，原来是一幅洛阳的城市图，所有街道、里坊、河桥、城楼无不详细地描绘出来，讶道：“王世充倒很信任你。”

寇仲微笑道：“他不是信任我，而是想故示信任来收买我，而我又装出对董淑妮情根深种的情种样儿。事实上王世充这人最会扮猪吃老虎，老奸巨猾，表面一套，暗里又是一套，且能不动声息，布置好一切后始肯让你知道。”

徐子陵凝神细看宫城与皇城的关系，心中一动道：“李世民这次来洛阳，除了和氏璧外，会否还另有原因呢？可记得老跛曾说过，李小子的老子李渊想纳董淑妮为妃吗？此事若成，等于李渊和王世充结成联盟，你利用王世充来对付李世民的如意算盘再打不响！”

寇仲笑道：“你放心好了！董淑妮这妞儿反叛成性，凡是由王世充安排给她的男人，她都不会接受，只要好好利用她这心态，说不定可破坏李渊和王世充的关系。”接着苦思道：“有什么方法既可偷得和氏璧，又不让人知道是我们干的呢？哈！有了！差点忘记你是疤脸大侠，而我则是你的拍档麻脸巨盗。”

“笃！笃！”

两人愕然瞧着被敲响的房门，大为惊凛，只凭此人来到门后仍能瞒过他们的耳朵，来人绝非平凡之辈。

寇仲喝道：“请进来！”

门外全无反应。

寇仲跳将起来，一个箭步向前，把门拉开。其他厢房猜拳闹酒的声音，立时潮水般涌过来，可是门外和长廊连伙计都不见一个。

寇仲缩回探看着两边的大头，关上房门，色变道：“这次糟了！”

徐子陵亦感心寒，沉声道：“莫非是宁道奇又或师妃暄，躲在门外偷听了我们的对话？”

寇仲回到他身旁坐下吐出一口凉气道：“这个可以放心。唉！我只是指他在门外偷听一事。因为走廊处一直人来人往，只有刚才的一刻没有人，而他就趁此一刻来向我们作警告，可知他一直在注意和监视着我们。”

徐子陵禁不住头皮发麻，低声道：“此人至少在轻功上胜过我们，问题是若对方是师妃暄或宁道奇，你的盗宝大计注定要惨淡收场。”

寇仲摇头道：“我敢肯定此人偷听不到我们的说话。皆因有你陵少在，谁能避过你的灵觉，其次是这家酒楼的木材质地极佳，能高度隔音，我们又蓄意低声交谈……”

“笃！笃！”敲门声再次响起，像上回般先前绝无半点声息和足音。

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：“我们必须以出奇制胜的手法，才能争回主动之势，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。嘿！扮扮胆小鬼如何呢？”

徐子陵与他心意相通，交换个眼色后，放下银两，收起帛图，同时哈哈一笑，两人一溜烟般穿窗而出，先登上楼顶的瓦面，再横过十多丈的空间，落到桥旁里巷密集的居处，几个起落便已去远。

此时一位长得千娇百媚、娇小玲珑的妙龄女郎现身瓦顶处，狠狠瞪着两人溜失的方向，猛一跺足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看你们能逃到哪里去，和氏璧落到你们手上时，就是你们死期到的一刻。”

寇仲领着徐子陵穿过刻有“洛阳坊”三字的门楼，后面就是横贯洛阳东西的洛水，得意地道：“这一招果令对方跟无可跟，照我看敲门的人当非师妃暄或宁道奇，因为他们属禅道之人，讲求‘点到即止’，怎会连敲两次门那么低招？”

徐子陵点头同意，道：“不过此人绝不容易应付，最厉害是我们连他是男是女都不晓得。他在暗我们在明，使我们完全陷在挨打的局面中。”

寇仲伸手搭上他肩头，笑嘻嘻道：“我们刚才用尽老跋教下的方法，在闹市左躲右避了大半个时辰，若仍不能把他甩掉，我两兄弟认命好啦！”

两人步入一条深长的里巷中，徐子陵皱眉道：“你究竟要带我到哪里去？”

寇仲欣然道：“当然是回家！”

徐子陵愕然道：“回家？”

寇仲边走边察看两旁房舍的屋中动静，笑嘻嘻道：“我们两人乃双龙帮帮主，怎可没有一个密巢？哈！对了，就是这里，进来吧！”

徐子陵眼睁睁地瞧着寇仲越墙而入，醒悟过来。当日他们和高占道等分头北上前，寇仲和手下商量了多天，其中一项当然包括了在洛阳布置这个巢穴。而寇仲刚才则从高占道等人的暗记里，知悉此处的方位地址，所以现在寻到这里来。想到这里，也不得不佩服寇仲思虑得周详。这密巢的最大好处，是让帮内的人知道若抵达洛阳，该到何处去碰头会面。

寇仲舒适地挨坐椅内，举手伸足地伸了个大懒腰，叹道：“这房子不错吧？”

徐子陵在他对面坐下，望往窗外花树烂漫的小院子，讶道：“这屋子为何能如此一尘不染，井井有条，院内的花草修剪整齐，究竟是什么人在打扫呢？”

寇仲想当然地道：“不要以为占道只是粗汉一名，其实他办事极为细心，只有如此方不会叫人生疑，照我猜想他是雇了人定期打扫，或三天一回，又或六天一次。”

徐子陵摇头道：“我总觉得有点儿不妥当。”

就在此时，两人心中同时生出警兆。

娼娼柔美低沉的声音在大门外响起道：“子陵猜得对！是人家因等你们闲得发慌时，只好为你们打扫房子来消磨时间罢了！”

两人同时色变。两人听到娼馆的声音，首先担心的却非本身的安危，而是担心段玉成四人的境况。娼馆之所以能在这里守候他们，定是从段玉成四人处逼问出联络标记的事，故可以做到。以此推之，段玉成他们自是凶多吉少。

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，均从对方眼中找到忧惧之色。这回不比从前，乃敌人蓄势以待、精心布局来对付他们，以娼馆的才智和实力，绝不会叫他们再有逃生的机会。

娼馆娇甜的声音又在外边响起，不过改了位置，从西窗的方向传过来，柔声道：“子陵兄和仲少不是吓得脚软吧！为何还不学以前般做两条落荒之犬呢？”

她的声调虽是无比温柔，语意却流露出对两人切齿的痛恨。

寇仲向徐子陵打个眼色，恼气道：“凡是敌人喜欢的，我仲少一律反对。而且谁都有权留在自己温暖的家中享受宝贵的生命吧！哈！请恕小弟没兴趣逃走！”

徐子陵会意，明白死守屋内，或许尚有一线生机，他走到厅中，功聚双耳，监听四面八方的动静。刹那间，他忘记了生死，精神全集中到听觉的奇异天地里去。然后他感到了除娼馆外另有一人存在。那是无法解释的感觉。事实上对方没有发出半点声息，徐子陵却清楚知道他正在后院里。而此人肯定若非是曲傲本人，亦是曲傲那般级数的高手。

此时寇仲刚把话说完，娼馆扑哧一笑道：“这房子是人家租的嘛！娼馆又未曾嫁给你，你却来个鹊巢鸠占，算哪门子的道理？”

这次她的声音移至东窗外，使人心中泛起怪异莫名的感觉。好像她能化身千万，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地方，把房子重重包围，再通过不同位置的化身跟他们说话。来自《天魔策》的天魔妙法，果是不同凡响。

寇仲心中大是凛然，朝徐子陵瞧去，见他神色平静如无波的湖水，正向自己打出手势，表示后院尚有一人。

寇仲沉声道：“我的四名手下若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不理你是魔教妖女，又或天王老子，总之我定要你血债血偿。”

娼馆的娇笑声像轻风般送进他们耳内道：“人自出娘胎，一路营营役役，至死方休。既然早晚要死，早死岂非可省了很多活罪吗？你的四名手下比你们幸运多了！能早一步躺下来休息，我本着让他们好生安息的心意，为他们在后院筑了四座新坟，趁你尚有一口气在，何不出来拜祭他们？”

寇仲深吸一口气，把心中的愤怒、仇恨全排出脑海之外。这回可说是他们出道以来最有机会丢命的一刻。而他们唯一的求存之道，是要凭真功夫保命，所以现在他拿出真功夫来，进入井中月那空灵玄妙的境界。

后院的人绝不会是曲傲，因为对杀子的大仇人，他不会有这种耐性。心中一动，寇仲放松一切似的挨到椅背处，道：“边不负你既来此处，为何却要鬼鬼

崇崇，做什么缩头乌龟？”

娼娼的声音透过瓦顶传来道：“算你这小子有点道行，不过边师叔不喜与外人说话，你怎么说他都不会有兴趣答你的。”

寇仲哈哈一笑道：“你在外面走来走去，既可笑又累坏腿子，何不进来喝口热茶！”

厅子的前门、后门同时无风自动地张了开来，令整个地方立时弥漫着阴森的鬼气。徐子陵凝望寇仲，露出一丝笑意，眼睛透出深刻的感情，打出要他逃走的手势。寇仲虎躯剧震。徐子陵决定牺牲自己，让自己能逃出去，既可继续做争霸天下的美梦，更可为他报仇。

“锵！”井中月离背而出。寇仲同时弹起，仰天长笑道：“我两兄弟今天一是相偕携手离开，一是双双战死于此，再没有第二个可能性。”

衣袂飘荡，美得不可方物，一身素白、赤着双足的娼娼现身正门处，笑意盈盈地道：“娼娼最欣赏的正是你们两个小子的英雄气概，因为杀起来时分外痛快。若是普通的凡夫俗子，纵使伸长颈项，奴家也没兴趣劈下去！”

徐子陵哑然失笑道：“妖女怕是色厉内荏吧！有哪一次对着我们你是没有受点伤或吃些亏的？而我们则一次比一次厉害，你这次肯来助我们练功，我们求之不得才对。”

寇仲眼尾没瞧往娼娼，全神审视手上的井中月，叹道：“小陵啊！我这一生还是首次感到你动了真怒，生出杀机呢！”

娼娼微耸肩胛，作了一个能使任何男人动心的娇娆神态，径自在两人间穿过。到了后门旁的茶几处，像妻子对丈夫般情深款款地道：“忘了告诉两位，人家特别为你们预备了一壶别离茶，趁热喝好吗？”

两人讶然互望，心中同时想到一个问题：娼娼岂非故意让出任他们逃生之路来吗？接着又一起醒悟过来。娼娼现在用的是一种精神战术，只要他们由此生出逃走之念，视死如归的气势和强大的信心立即土崩瓦解。那时将是她出手的一刻。此女果不愧是能比得上祝玉妍的魔教传人，明白到《长生诀》的奇功最重精神境界，故要从这方面入手攻破他们的诀法。

刀身反映着窗外的阳光，金光灿然。刹那间，寇仲更深一层地于井中月的境界提升。这是给逼出来的。可是这正证实了只要他们能保留在长生诀的境界中，连娼娼也要顾忌几分，所以到现在尚未动手。无论她说的是已杀了段玉成等四人，又或像现在般故意让出逃路，都是为了攻破他们的诀法。

就在此刻，寇仲像徐子陵般感应到边不负的位置。他已到了瓦面上去。寇仲心中涌起怪异无伦的感觉，因为就在此一刹那，他真正明白到“弈剑之术”的奥理。以前他的弈剑术，只是针对棋子的攻守而发，却忽略了全局。棋盘是眼前可直接见到或间接感觉到的空间，棋子就是自己、徐子陵、边不负和娼娼两组敌对的手。无论哪枚棋子移动，都会影响到全局。自己既为其中之一，那自己若动，敌棋亦必相应。例如自己移往正门，装作要逃走的样子，敌人会

大唐
元
傳